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城市指标 评价体系的设计与评估^{*}

——以上海为例

文 雯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433)

内容摘要: 该文根据金融危机后世界城市的发展特征,构建了一套适用于世界城市识别和建设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上海在世界城市评价中的总体实现度为47%,全球资源配置力和创新引领力的实现度为59%和63%,而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吸引力均未达到世界城市平均水平的30%。上海在资源配置能级上与北京相当,在资源配置结构上与香港和新加坡相似,在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方面已具备一定的规模。未来需要进一步提升城市软实力,加快绿色城市建设,努力向世界城市目标迈进。

关键词: 世界城市 评估 上海

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1309(2015)08-0117-012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重新整合,国际劳动分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全球经济与国家之间出现一种新的空间形态——世界城市。Hymer(1972)、Cohen et al.(1981)在跨国公司的研究中发现一些城市在跨国公司全球运营中的战略性作用,Fridemann and Wolff(1982)、Fridemann(1986)真正将世界城市作为空间组织的高级形态,对其结构特征和等级结构进行分析。Fridemann指出世界城市既是全球资本的空间据点,也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它对全球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对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重塑。20世纪90年代后,发达经济体先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世界主要城市成为全球经济的控制节点和专业化服务企业的聚集地,Sassen(1991)据此提出了全球城市概念。她将全球城市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高度集中的世界经济控制中心;金融和特殊服务业的主要所在地;主导产业的生产场所;产品与创新的市场。尽管全球城市在概念上与世界城市有所区别,但是二者的本质都是新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产物,是权力和功能的空间表达。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信息技术起了关键性作用,城市得以跨越地理边界建立联系。Castells(1996)指出在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推动下,社会已经变成一个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而非地区空间(space of place),全球城市作为高级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中心,将其附属的社会连接到全球网络,城市之间的跨国联系明显增强。

收稿日期:2015-06-26

^{*}基金项目:本文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居民财富不平等的测度、形成机制和抑制政策研究”(2015M571461)的资助。

纵观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城市体系的发展,一些老牌世界城市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迁或是增长转型滞后,地位渐趋衰落,一些新的世界城市则抓住世界城市转型发展的机遇纷纷崛起,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正积极谋划世界城市建设。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近年来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其有必要也有能力在世界城市体系变革之际,依托所拥有的准世界城市进行国家战略布局,推动世界城市新格局的形成。目前关键的问题是认清中国在世界城市建设中的发展情况,找准未来世界城市建设重点方向,本文下面将以中国城市上海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二、文献综述

Hall(1966)、Fridemann(1986)从政治、经济、金融、贸易等各个方面给出世界城市应当具备的基本要素,为世界城市的判定提供了识别性线索。20 世纪 90 年代末,世界城市的指标评价转向城市关联度分析。Knox and Taylor(1995)用 100 个城市的国际航班旅客量来反映世界城市网络和城市等级。Smith and Timberlake(2001)对 1977-1997 年间世界大型城市之间航班旅客流进行统计,并以此推断世界城市体系在 20 年间的变化。Taylor(1997)用当地知名报纸商业头版新闻中城市出现的频度测度了包括纽约、华盛顿在内的美国六个城市与其它城市的关联度。Beaverstock et al. (1999)根据 Sassen(1991)对全球城市高端服务业集聚的判断,以财务、广告、金融、法律四大行业的跨国公司办公地分布作为识别指标,将 55 个世界城市划分成 10 个 Alpha 级、10 个 Beta 级和 35 个 Gamma 级。Taylor et al. (2002a)以 100 家全球性生产服务跨国公司在 315 座城市的设址情况,给出按全球关联度排序的城市分布。尽管从城市关联度分析城市能级的思路是有益的,但是受制于数据和测算方法合理性的问题,其后续研究未有突破性的进展。

近年来,传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资源环境约束、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相继出现,文化、创新、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关键词。纽约提出 2030 年要建设成为“更伟大更绿色的城市”;伦敦在战略规划中,将“增长、平等、可持续”作为城市发展的基本原则;新加坡提出“将新加坡建成一个充满乐趣、令人兴奋的城市,在公共绿地里提供更多的文化娱乐设施”。全球城市指标体系(Global City Indicators Facility, GCIF)、普华永道机遇之都测评、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监测评价指标体系都将绿色、宜居、创新、公平等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融入世界城市的指标评价中,力求减少世界城市形成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和阶层分化问题。

从总体上看,世界城市评价体系众多,但是仍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首先,综合性的指标评价体系庞大、分类笼统,同一套评价体系既可以用于世界城市,也可以用于城市竞争力的判断,降低了指标的示性作用;其次,现有的指标评价体系不能反映发展中国家建设世界城市的需要。Fridemann(1986)曾预言世界城市只能出现在核心和半外围国家,以国家实现工业化为基础。但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世界城市的发展表明,发展中国家也在竞相规划世界城市建设,但是目前关于世界城市的研究仍然局限在发达经济体内部。为了适应发展中国家世界城市的建设需要,相应的指标评价体系应当从纯粹识别向识别与塑造融合的方向过渡。

三、世界城市指标评价体系设计

(一) 指标设计思路

世界城市的核心特征是判别世界城市的重要依据。陆军、王栋(2011)认为综合判别指标体系应该包括城市个体判别和城际联系判别两个部分;齐心等(2011)认为应当从总体实力、网络地位、支撑条件三个方面构建指标评价体系;段霞、文魁(2011)从功能、规模、基础、禀赋、品质五个方面

对世界城市指标评价体系进行分类。尽管上述文献对世界城市特征的分解为后期研究提供了参照,但是同样存在评价体系繁冗,对世界城市结构特征描述不清晰的问题。

从结构上看,世界城市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硬实力,硬实力主要是指城市的功能,城市功能的获得和积累决定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化程度(Lo and Yeung, 1996),硬实力在世界城市结构中起基础性作用;第二部分是软实力,软实力涉及一国的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它既是城市功能的延伸,也是城市发展的内在支撑;第三部分是创新力,创新力是城市转型和应对未来发展能力的体现,对城市的发展具有引领和拉动作用。世界城市是硬实力、软实力、创新力的统一体。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一套适用于世界城市评价和建设的指标体系,该体系围绕着硬实力、软实力、创新力三部分展开。硬实力主要通过全球资源配置力来反映,全球资源配置力作为一级指标下设经济、金融、贸易、物流、服务、科技、信息资源配置力七个二级指标,以求全面反映城市参与跨国劳动分工,配置各种资源的规模和能力;软实力主要包括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吸引力两个一级指标,国际影响力下设政治影响力、经济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三个二级指标,国际吸引力下设人口吸引力和投资吸引力两个二级指标,以此反映城市发展的内在支撑力;创新引领力作为一级指标下设科技创新力、文化创新力和绿色发展创新力三个二级指标,藉此全面反映城市的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能力。

1. 全球资源配置力

(1)经济资源配置力。一个城市的世界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实力,经济实力是城市发挥对外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基础。经济实力反映在城市的经济体量、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可以用总量 GDP、人均 GDP 和地均 GDP 进行衡量。

跨国公司总部数也是反映城市经济资源配置力的重要方面。跨国公司内部分散化的生产方式,要求公司总部对分散在全球的分部机构进行集中指挥和管理,由此产生的要素流和商品流对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一个城市拥有的跨国公司总部越多,资源集聚力和辐射力越强。

(2)金融资源配置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资源配置力是城市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保证。谁拥有了强大的金融资源配置力,谁就能掌控国际资本流动、定价和交易,在世界金融领域拥有主动权和话语权。金融资源配置力的形成需要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和国际化的金融制度安排,以国际金融业务和国际金融机构集聚为标志。因此,本文选用了跨国金融机构总部数和资本市场市值两个指标来反映城市的金融资源配置力。

(3)贸易资源配置力。世界城市通常具有区位优势,加之便捷的交通和自由的市场环境,能够集聚一批高能级、有活力的贸易主体,进而拥有全球贸易的主导权,如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以国际贸易量和服务水平在世界城市中占据重要位置。本文主要通过进出口贸易量来反映城市的贸易资源配置力。

(4)物流资源配置力。世界城市大多都是国际国内的交通枢纽和中转中心。航空、港口、公路、铁路、轨道交通作为城市的运输体系和物流基础,必须具有覆盖面广、运输量大的特征,才能满足世界城市与其它地区之间大规模人流、物流连接的需要。因此,本文通过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机场旅客吞吐量和货邮吞吐量三个指标来考察城市的物流资源配置力。

(5)服务资源配置力。以金融、商务、信息、研发部门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服务业,在克服资源约束、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方面有着其他产业无法比拟的优势,世界城市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高端服务业的竞争。本文下面将以城市内部管理、会计、法律、广告、媒体和软件服务类跨国公司的数量来判断城市的服务资源配置力。

(6)科技资源配置力。科技引领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走向。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区通常都聚集着大量高水平的科研机构 and 科技人才,他们既是技术创新的要素,也是抢占未来竞

争制高点的智力基础。在科技资源配置力方面,本文选取了每万人科研人员数、高科技跨国公司数和本地拥有的世界一流科研机构数进行衡量。

(7)信息资源配置力。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信息资源配置力正在成为城市控制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城市通过主流媒体搜集、发布最新的资讯,通过国际互联网实现全球信息的高效集聚和扩散,以此来提升城市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在信息资源配置力方面,本文主要以世界媒体 500 强的数量、移动电话普及率和互联网覆盖率来反映。

2. 国际影响力

世界城市的国际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首先是政治影响力,城市参与、影响国际政治事务的能力不但决定它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也决定它在世界规则体系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其次是经济影响力,经济影响力不同于经济资源配置力。经济资源配置力主要关注城市控制和支配各类资源的能力,经济影响力重在反映城市对外部经济的影响,其主要通过城市对外投资,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来实现;最后是文化影响力,文化是彰显城市个性的名片,是否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包容性是城市内涵的重要反映,一个世界闻名的城市通常拥有璀璨的文化和浓厚的艺术氛围。

本文下面将主要从国际组织机构入驻、承办国际会议数来考察城市的政治影响力;从世界 500 强企业总部数和对外投资量来考察城市的经济影响力;从世界一流大学、世界知名博物馆和艺术馆数和承办的国际电影节数来反映城市的文化影响力。

3. 国际吸引力

国际吸引力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可以从人口吸引力和投资吸引力两个方面来看。人口吸引力的产生基于外部世界对城市发展的认同。城市的人口吸引力越强,获取的优质人才越多,这些优秀的人才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活力,也推动了城市内部的竞争式发展。本文选取的人口吸引力指标,分别是外国留学生数、国际旅游入境人数和外籍人口占比。

投资吸引力是城市营商环境和法制健全度的综合反映。国际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聚集的地区一定具有规范化的市场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本文主要从跨国公司分部数和外国直接投资额对城市的投资吸引力进行评价。

4. 创新引领力

世界城市不但要参与全球化进程,更要在发展模式上走在全球前端,成为城市发展的典范。世界城市的创新性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科技创新。当今世界是科技创新的世界,一个城市是否处在世界发展的前沿,无疑在科技创新的质和量上得到最好的体现;二、文化创新。城市的发展除了需要技术层面的创新,更需要精神层面的提升,文化创新将有力地增强城市的软实力和对未来发展的适应性;三、绿色发展创新。绿色发展创新旨在突破已有的城市发展框架,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绿色城市建设紧密结合。城市的绿色发展创新力就体现在它能否在创造绿色和谐世界的过程中起到示范作用。本文下面将从科技创新力、文化创新力和绿色发展创新力三个方面来评判城市的创新引领力。

(二)对标城市选择

为了判断上海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位置,本文将上海与几个典型的世界城市进行对标。北京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与上海处于同一发展能级的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是国际上公认的处于最高能级的世界城市,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最高模板,香港和新加坡尽管与前四个城市在发展能级上稍逊一筹,但是二者与上海同属亚洲地区和亚裔文化,在发展模式上有很多可借鉴之处。因此,本文选定纽约、伦敦、东京、巴黎、香港、新加坡、北京等七个城市,对上海的世界城市发展水平进行检验。

表 1

世界城市综合指标评价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世界城市	全球资源配置力	经济资源配置力	GDP、人均 GDP、地均 GDP、跨国公司总部数
		金融资源配置力	跨国金融机构总部数、资本市场市值
		贸易资源配置力	出口总额、进口总额
		物流资源配置力	港口集装箱数、机场旅客量、机场货邮量
		服务资源配置力	每万人科研人员数、高科技跨国公司数、高校科研机构数
		科技资源配置力	管理、会计、法律、广告、媒体、软件服务业跨国公司数
		信息资源配置力	世界媒体 500 强企业数、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覆盖率
	国际影响力	政治影响力	入驻的国际组织机构数、承办的国际会议数
		经济影响力	世界 500 强总部数、对外直接投资额
		文化影响力	世界一流大学数、博物馆和艺术馆数、每年举办的国际电影节数
	国际吸引力	人口吸引力	外籍留学生数、外籍游客数、外籍人口占比
		投资吸引力	跨国公司分部数、外国直接投资额
		科技创新力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
	创新引领力	文化创新力	文化创意产业就业规模
		绿色发展创新力	绿色城市指数

四、上海世界城市建设水平分析

(一) 世界城市总体实现度

首先对三级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所有指标的取值范围统一到 0-1 之间,由于各二级指标对应的三级指标之间是平行关系,所以对三级指标值进行等权加总得到二级指标得分。各一级指标对应的二级指标之间也是平行关系,对二级指标得分进行等权加总,得到一级指标得分。对一级指标值进行加总时,考虑到全球资源配置力属于功能性指标,对世界城市的判定起决定作用,国际影响力、国际吸引力和创新引领力属于显示性指标,重要性弱于前者,因此分别赋予全球资源配置力、国际影响力、国际吸引力和创新引领力 0.4、0.2、0.2、0.2 的权重,对其加总得到城市的综合得分。

根据综合得分,得出世界城市的综合评价结果。伦敦、纽约、东京、巴黎位居前四,香港和新加坡居中,北京和上海位列最后。总得分排名前四位的城市,分别在不同分项上表现出绝对的优势:纽约和东京在全球资源配置力上难以被超越;伦敦和巴黎在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吸引力上明显占优;东京在创新引领力上遥遥领先。

表 2

上海与所选城市的对标结果

城市	全球资源配置力	名次	国际影响力	名次	国际吸引力	名次	创新引领力	名次	总得分	名次
伦敦	0.397	4	0.471	2	0.621	1	0.553	4	0.488	1
纽约	0.552	1	0.234	6	0.484	4	0.560	3	0.476	2
东京	0.509	2	0.331	3	0.073	8	0.868	1	0.458	3
巴黎	0.225	8	0.659	1	0.485	3	0.640	2	0.447	4
香港	0.397	3	0.317	4	0.450	5	0.388	6	0.390	5
新加坡	0.282	5	0.220	7	0.526	2	0.169	8	0.296	6
北京	0.236	6	0.313	5	0.085	7	0.525	5	0.279	7
上海	0.232	7	0.081	8	0.122	6	0.332	7	0.200	8

注: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资料计算整理得到。

与所选的世界城市相比,上海世界城市的总体实现度为 47%^①。在全球资源配置力、国际影响力、国际吸引力和创新引领力四个维度中,上海的全球资源配置力和创新引领力实现度较高,分别达到 59%和 63%,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吸引力明显偏弱,均没有达到世界城市平均水平的 30%。与上海相比,北京的世界城市总体实现度略高,达到 66%,在全球资源配置力、国际影响力、国际吸引力和创新引领力四个维度中,创新引领力的实现度达到 99%,其次是国际影响力和全球资源配置力,分别达到世界城市平均水平的 84%和 60%,表现最弱的是国际吸引力,尚未达到世界城市平均水平的 20%。与伦敦、纽约、东京、巴黎四个最高级别的世界城市相比,上海世界城市的总体实现度为 43%,北京为 60%;与香港、新加坡两个次一级的世界城市相比,上海世界城市的总体实现度为 58%,北京为 81%。

从总体上看,上海还未达到世界城市的标准。资源配置能级与北京相当,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吸引力偏弱,尚不具有引领世界城市发展的能力。

表 3 上海和北京世界城市的实现程度

分项指标	全球资源配置力	国际影响力	国际吸引力	创新引领力	总得分
已选世界城市的平均值	0.394	0.372	0.440	0.530	0.426
上海实现度(%)	59	22	28	63	47
北京实现度(%)	60	84	19	99	66
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的平均值	0.421	0.424	0.416	0.655	0.467
上海实现度(%)	55	19	29	51	43
北京实现度(%)	56	74	20	80	60
香港、新加坡的平均值	0.339	0.269	0.488	0.279	0.343
上海实现度(%)	68	30	25	119	58
北京实现度(%)	69	117	17	189	81

(二) 上海与所选城市的分项对标分析

1. 全球资源配置力对标分析

从图 1 来看,纽约的全球资源配置力图覆盖面积最大,表明纽约的资源配置能级最高,但是该图的形状不规则,表明纽约的资源配置结构不均衡。最长的边指向经济、金融和服务资源配置力,这得益于纽约高度发达的经济、金融和现代服务业,这也是支撑纽约成为世界城市的主要力量;最短的边指向贸易和物流资源配置力,尽管这两项资源配置力的绝对水平并不弱,但是与其它城市和自己的绝对优势相比,还是稍显逊色,上述事实表明纽约是一个有功能侧重的相对全能型世界城市。日本也有强大的经济、金融和服务资源配置力,但是最突出的优势是信息和科技资源配置力。日本资源配置力图的面积略小于纽约,表明日本的资源配置能级不及纽约,但是该图的形状较为规则,表明日本的资源配置结构更为均衡,是一个功能更加全面的全能型世界城市。从图形的面积上看,上海的资源配置能级较小,而且图形的结构呈翼状,表明上海的资源配置结构并不均衡,主要优势在贸易、物流和科技资源配置力上,经济、金融、服务和信息资源配置力比较薄弱。与两个顶级的世界城市相比,上海除了在贸易和物流资源配置力上占优以外,在其它方面与二者的差距较大,难以在短时间内与这两个城市在资源配置能级和结构上处于同一水平。

处于全球资源配置力第二等级的城市是香港和新加坡。从图形面积上看,香港的资源配置能级高于新加坡和上海。从形状上看,香港的主要优势是贸易、物流、信息和金融资源配置力,新加坡的主要优势是贸易和物流资源配置力,二者的弱势都是科技、经济和服务资源配置力。香港、新加坡、上海三座城市的全球资源配置力图都不规则,但是它们具有结构的相似性,贸易和物流资源配置力是其最主要的竞争优势,也是三座城市竞争的焦点。从贸易类型上看,上海属于腹地型贸

^① 薛言(2003)引述上海市计委和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分析结果,若以 100 作为世界城市的综合评价标准,上海市相当于世界城市高级阶段综合指数的 30%左右,相当于世界城市初级阶段综合指数的 60%左右。齐心等(2011)通过测算得到北京世界城市的实现度为 64%,本文的结论与上述结果具有可比性。

易,一方面将本地和国内生产的产品通过内销渠道在国内市场上销售,通过外销网络大量出口到国外;另一方面从国外大量进口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供本地和国内的生产、生活消费之用;香港和新加坡属于转口型贸易,二者的交通基础设施优良,港口管理高度现代化,贸易制度更加自由灵活,上海与这两座城市在贸易类型和制度安排上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北京和上海基本处于同一资源配置能级。北京全球资源配置力图的结构也呈翼状,而且与上海的翼型重叠,说明二者的资源配置优势也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上海的相对优势是物流和贸易资源配置力,北京的相对优势是科技和信息资源配置力。由此可见,上海与北京在发展禀赋上是有差别的,这也是二者寻求不同功能定位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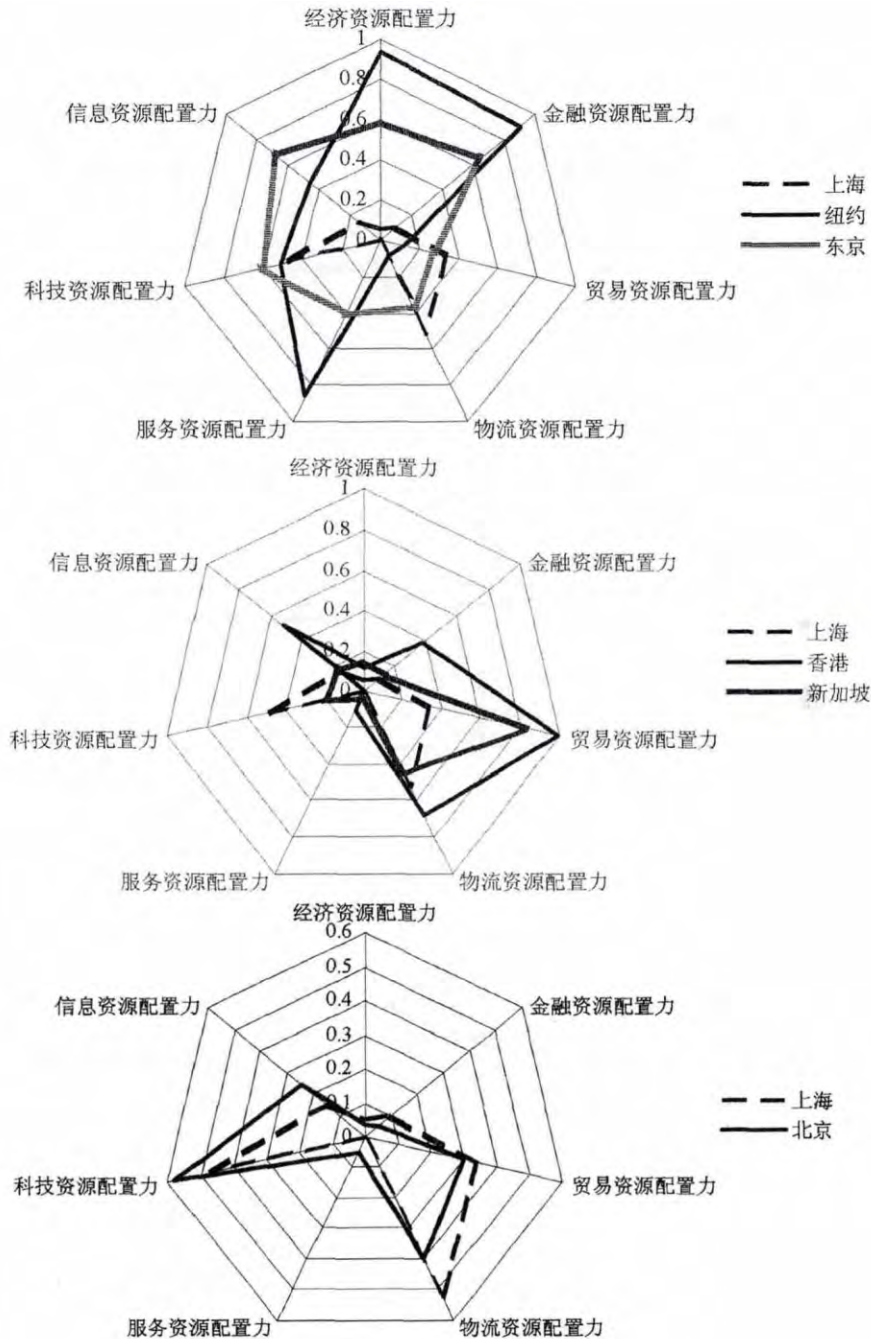


图1 上海与各城市在全球资源配置力上的比较

2. 国际影响力对标分析

与上述成熟的世界城市相比,上海缺少国际组织总部、对外投资能力弱、世界知名的文化机构和文化活动较少,所以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影响力上,无明显的优势可言,国际影响力弱是制约上海成为世界城市的一大短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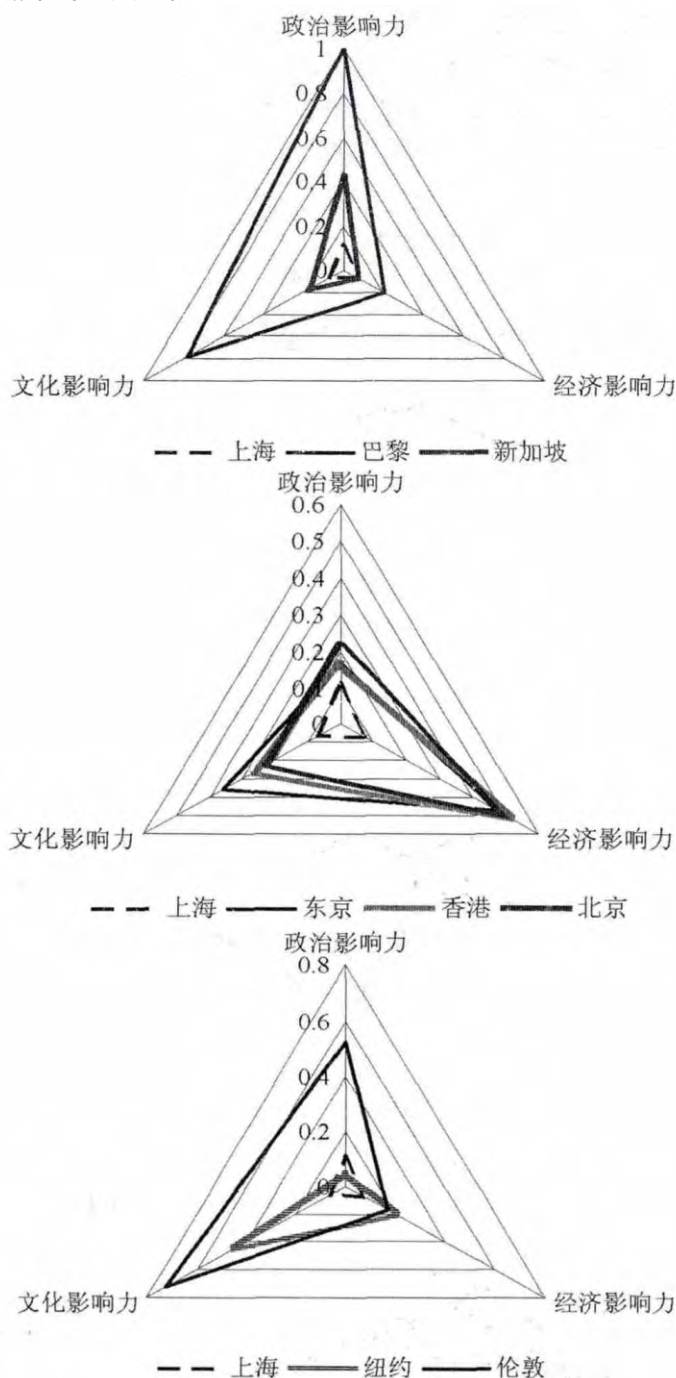


图 2 上海与各城市在国际影响力上的比较

成熟的世界城市通常具备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而且有自己的影响力优势。巴黎、新加坡属于政治影响力较为突出的一类世界城市,如巴黎和新加坡分别有 19 个和 2 个知名国际组织入驻,2013 年分别承办了 204 和 175 个国际高端会议,上述城市通过与国际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积极承

办国际会议等方式影响着重大的国际议程,将它们作为首都城市的政治优势充分转化为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政治资本。东京、香港、北京属于经济影响力比较突出的一类城市。经济影响力的产生主要是通过大量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和对外投资形成。2014年北京和东京拥有的世界500强企业分别达到52家和43家,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而上海只有8家;2014年香港和东京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达到881亿美元和127亿美元,分别是上海的27倍和4倍。

伦敦的文化影响力非常突出,该城市拥有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帝国理工学院等多个世界著名学府,拥有世界知名博物馆和艺术馆数超过1000个,每年举办的国际电影节数达到61个,这些优势是其它城市无法比拟的;纽约的文化影响力同样突出,但是能级上不及伦敦,纽约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文化之都,与该座城市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力,对文化产业的大力投入有直接的关系。

3. 国际吸引力对标分析

从人口吸引力上看,上海的国际人口吸引力在所选城市中居于末位。上海的外籍人口占比只有0.9%,纽约和伦敦的外籍人口占比都在30%以上,香港也达到8%;2014年,上海的外籍留学生数约为5万人,北京为7.7万,纽约(2010)、伦敦(2010)、巴黎(2007)分别为6万、9.9万和9.6万;2013年,上海的国际游客量约为800万人次,伦敦(2011)和巴黎(2010)分别达到1500万和1300万人次,香港(2011)和新加坡(2010)分别达到4100万和1100万人次。所以,无论在吸引外籍人口定居、外籍留学生学习交流和外籍游客方面,上海都不占优势。由于未能产生强大的人口吸引力,上海无法获得外籍人口带来的人力资本和多元文化的注入。

上海在吸引国际投资方面的表现明显好于人口,而且与位居前列的城市差距并不大,伦敦、巴黎、香港、新加坡的投资吸引力约为上海的2倍。上海之所以具有相对较强的投资吸引力,与当地优越的营商环境、便捷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有效的投资服务平台,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有直接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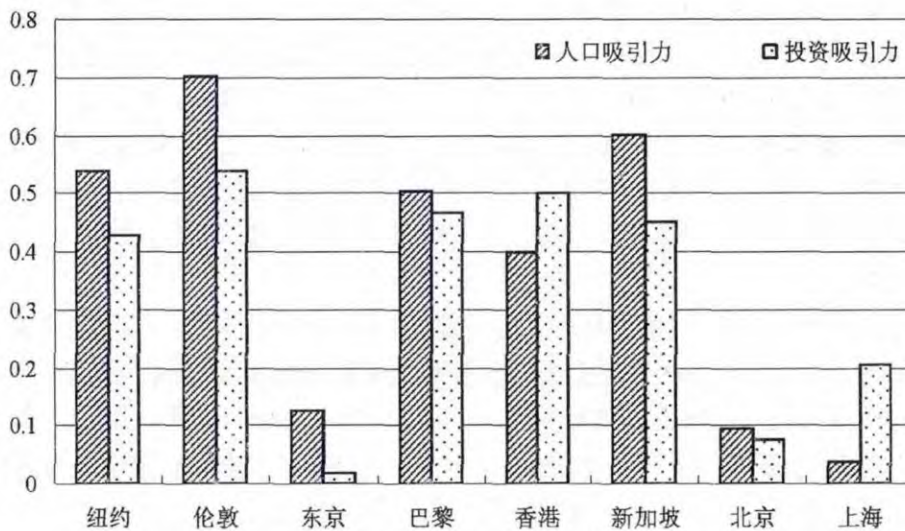


图3 上海与各城市在国际吸引力上的比较

4. 创新引领力对标分析

世界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模板,对未来城市的发展具有引领作用。但是,上海在创新引领力上的表现仅达到世界城市平均水平的63%,还不具备引领世界城市发展的能力。从分项上看,2012年上海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为1024件,文化创意产业的就业比重为10.7%,都在所选城市中居中间水平。上海之所以在创新引领力上整体偏弱,是因为绿色城市发展滞后,在美国《读者文摘》给出的世界绿色城市指数排名中上海居第71位。与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世界城市相比,上海还处

于工业化发展的中间阶段,工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仍然超过 35%,万元 GDP 能耗达到 0.6 吨标准煤,经济增长仍以粗放式投入为主,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仍然非常突出,还未能真正推进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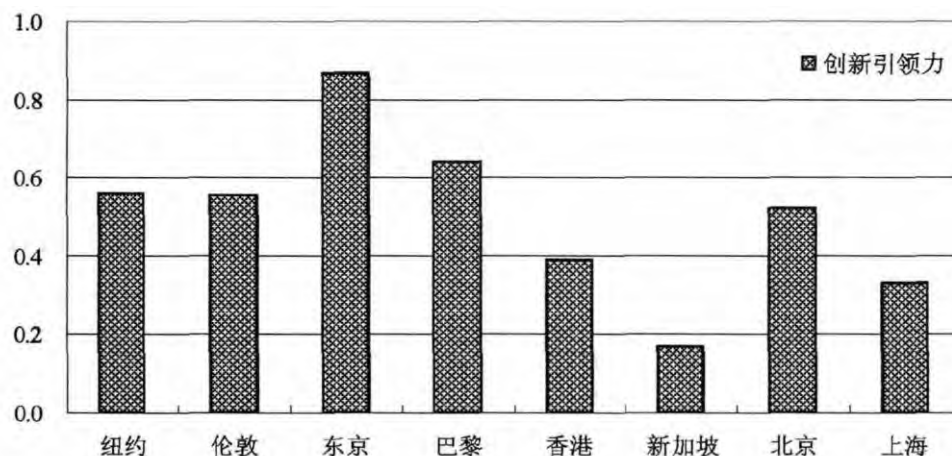


图 4 上海与各城市在创新引领力上的比较

(三)世界城市结构特征分析

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四个最高级别的世界城市,在全球资源配置力、国际影响力、国际吸引力和创新引领力四个维度上,各有其突出优势,彼此之间呈错位发展。伦敦作为最早崛起的世界城市,资源配置力在早期位居首位,但是在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被纽约和东京超越,在资源配置力上稍显逊色,但是其国际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仍保持领先地位。伦敦每年吸引的外国留学生数稳居世界第一,它所拥有的世界知名大学、博物馆和艺术馆数同样位居世界前列。同属欧洲的巴黎与伦敦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巴黎的资源配置力比伦敦弱,更不及纽约和东京,但是巴黎有突出的政治优势,它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个重要国际组织总部的所在地,每年承办 200 多个国际会议,是名副其实的会议之都,借助上述渠道,巴黎参与和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非常强;同时,巴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科技、时尚的有机结合,使其从工业革命开始就一直保持世界都会的地位,每年吸引大批世界游客和留学生,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远超纽约和东京。

纽约尽管没有伦敦和巴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是它是全球的经济、金融和服务中心。纽约控制着全球 40% 的财政资金,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全球最大的上市公司总市值(15 万亿美元),有超过 2800 家公司在此上市,纽约的曼哈顿是面向全球先进服务业和跨国公司总部的中心商务区。如此强大的经济、金融和服务资源配置力,足以获得其它任何城市都难以超越的世界经济控制地位。东京在文化传统上属于东方文化,很难被西方世界所接受,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吸引力受到影响,但是东京同样具有强大的资源配置力,而且资源配置结构均衡,更重要的是东京在科技创新方面遥遥领先,其凭借功能强大、全面的资源配置力和突出的科技创新优势走向世界城市的顶端。

应当说,世界城市都有独特的发展优势,确立并保持这种优势使城市屹立于世界之巅,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的发展道路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目前上海与北京处于同一发展能级,二者共同的优势是科技资源充足、文化创新力强,共同的劣势是经济尚不发达、服务经济发展不充分、绿色城市发展滞后,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心城市的显著特征。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资源禀赋上,上海的相对优势是贸易和物流产业发达,北京的相对优势是科技创新力强、世界 500 强企业集聚;

上海的相对劣势是国际人口吸引力不足,北京的相对劣势是金融市场尚待发展,上述特征与二者的地理区位、历史发展定位和发展路径有直接的关系。未来上海要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避免对北京发展模式的重复,必须找到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与北京形成错位发展。从城市发展禀赋来看,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但不是首都城市,资源集聚力和辐射力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门户城市,上海拥有极具竞争力的贸易和物流业,又具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基础,上海应该紧紧抓住比较优势,将有功能侧重的相对全能型世界城市作为发展定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使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发生改变,在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表现出更大的潜力和增长空间。中国作为东亚新兴经济体的代表,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为中心城市上海崛起成为世界城市提供了契机。

本文根据金融危机后世界城市的发展特征,构建了一套适用于世界城市识别和建设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根据该体系的评价,上海世界城市的总体实现度为47%,全球资源配置力和创新引领力的实现度较高,分别达到59%和63%,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吸引力均未达到所选世界城市平均水平的30%。上海在资源配置能级上与北京相当,在资源配置结构上与香港和新加坡相似;相比于硬实力,上海的软实力偏弱,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不够突出,国际人口吸引力不足,这与上海的文化呈现力和塑造力不强有直接的关系;在创新力方面,上海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已初具规模,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城市,上海在经济体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能力还不强,绿色城市发展滞后。

尽管上海目前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但是处于世界城市发展的最好时期。上海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不但要充分融入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更要依托国家崛起和区域协同发展的力量,尤其是加强与长三角城市群的联系与合作。在世界城市功能的培育中,上海应该紧紧抓住比较优势,一方面继续增强贸易和物流产业的竞争力,同时努力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发挥在国内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动权,将有功能侧重的相对全能型世界城市作为发展定位;通过培育和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壮大国际经济影响,以承办国际活动、引进国际组织扩大政治影响,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和国际人员流动,以此带动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提升,向世界城市的目标迈进。□

参考文献:

1. Beaverstock, J. V., Smith R. G., Taylor P. J., 1999. A Roster of World Cities[J]. Cities 16(6), 445-458.
2. Castells, M., 1996.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1,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 Oxford: Blackwell.
3. Friedmann, J., Wolff, G., 1982. World City Formation: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6(3), 309-344.
4. Friedmann, J., 1986.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1), 69-83.
5. Hall, P., ? 1966. The World Cities[M]. London: Heinemann.
6. Knox, P. L., Taylor P. J., 1995. World cities in a World-Syste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Sassen, S.,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 Smith, D. A., Timberlake M. F., 2001. World City Networks and Hierarchies, 1977-1997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Global Air Travel Links[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4(10), 1656-1678.

9. Taylor, P. J. , Catalano, G. , Walker, D. R. F. , 2002. Measurement of the World City Network[J]. Urban Studies 39(13), 2367 – 2376.
10. 段霞,文魁. 基于全景观察的世界城市指标体系研究[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2):61-71.
11. 陆军,王栋. 世界城市的综合判别方法及指标体系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6):104-111.
12. 齐心,张佰瑞,赵继敏. 北京世界城市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评[J]. 城市发展研究,2011(4):1-7.

The Design and Assessment of Evaluation System for World City in the Post Financial Crisis Era —the Case of Shanghai

WEN We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economy, Fudan University 200433)

Abstract: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world citie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paper formulates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world cities.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results from the system, the overall realization extent of world city for Shanghai is 47 percent, the realization degree of global resources allocation power and innovation leading power are 59 percent and 63 percent respectively, the realization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power and attractive power do not reach 30 percent of the average for world cities. The level of resources allocation power for Shanghai is the same as Beijing, structurally similar to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the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has taken shape. It is necessary for Shanghai to improve the soft power,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city and strive to move towards the goal of world city.

Keywords: World City; Evaluation; Shanghai